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8.06.028

“草原丝绸之路”上蒙古人与突厥人首饰研究

——以“戒指”和“耳环”为例

呼斯乐

(山东大学 艺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赤峰学院 美术学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交流非常广泛。游牧生活方式使其生产生活工具有别于农耕社会,首饰作为蒙古族穿戴的品类之一,深具精神生活的物化意义。对蒙古语和突厥语中首饰词语进行比较研究,显然具有语言发生学和文化发生学意义。蒙古族与突厥族首饰词语的相关性和造型的相似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相似的审美文化,加之“草原丝绸之路”的粘合作用,最终使其首饰文化具有了内在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应该同属于“阿尔泰首饰”文化圈。

[关键词]戒指;耳环;蒙古语;突厥语;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G122;H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8)06-0171-07

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曾有多条贯通东西的古道,因为丝绸流通最为兴盛,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然而,中西交通的初创者绝非仅贯穿在农耕文明的汇集点上,其交通往来通达草原已久,后人称其为“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大通道”。这种交流体现在文化的诸多方面,甚至涉及早期部族诞生的神话传说,相似的母题(Motif)有感光而生、手握神物诞生、狼配偶等。无独有偶,“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首饰文化也有其共性,本文从语言发生学和文化发生学的角度,阐述了蒙古族和突厥族两个民族首饰文化的共性,“草原丝绸之路”是“阿尔泰首饰”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外因之一。

蒙古民族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纽带,其首饰文化不仅吸收了外来首饰文化要素,更将其融入到其他民族的首饰文化之中,最终形成了审美情趣相似、首饰词语同源的“阿尔泰首饰”文化圈。

一、蒙古人与突厥人的“戒指”

关于“戒指”一词,今蒙古语有 bögeji^{[1](P.504)}、bülejeg^{[1](P.511)}或 beljig^{[1](P.451)},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地区有方言将“戒指”称为 saγalta^①。

从语音上看,今蒙古语之“戒指”bögeji、bülejeg或beljig与古突厥语“戒指”yüzük^{[2](第三卷P.16)}并没有任何联系,但今属突厥语族之塔塔尔语却同时出现了这两个词,即“塔塔尔族金戒指分为两种,镶有宝石的叫玉祖克,一般的叫巴里达克”^[3]。塔塔尔语“玉祖克”即 yzik^{[4](P.457)},源于突厥语“戒指”yüzük。古突厥语 yüzük 广泛保留在今属突厥语族的多个民族语言之中,例如,现代维吾尔语“戒指”为 zyzk,乌兹别克语和塔塔尔语相同,为

[收稿日期]2018-08-15

[作者简介]呼斯乐,女,蒙古族,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赤峰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① 据笔者于2016年10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苏力德苏木对伊希格(1934年生人)等访谈内容。

yzik, 哈萨克语为 \mathfrak{z} yzik, 图瓦语为 \mathfrak{z} yzdyk。^{[4](pp.456~457)}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古突厥语“戒指”yüzük 是塔塔尔语“玉祖克”yzik 的词源。“巴里达克”是 baldaq^{[4](p.457)} 的中文转写, 源于古代突厥语之“镯子”biləzük^{[2](第一卷P.541)}。现代突厥语族中“手镯”多延续古代突厥语 biləzük, 维吾尔语为 bilejzyk, 哈萨克语为 bilezik, 柯尔克孜语为 bileirik。

古代突厥语“镯子”biləzük 的词源为古代突厥语“手腕”bilək^{[2](第一卷P.541)}, 这是典型的由身体部位引申的名词, 源于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同样以身体部位来称呼首饰的情况也发生在蒙古语中, 蒙古语“手镯, 钏”为 baγuu 或 baγubči^{[1](p.418)}; 《蒙古秘史》第 81 节“不^中合兀”旁译“枷”, 转写为 buqa'u, 在古代此词有“镣铐、枷锁、脚镣、手铐”^{[5](p.155)} 之意, 其词源则是“手腕, 前臂”baγuu, 但也有将“项圈”称为 baγuu 的情况。乌兹别克族将“手镯”称为 bilek yzyk^{[4](p.50)}, yzyk 在突厥语族多指代“戒指”, 这里却成了“手镯”。同样, 蒙古语“戒指”bögeji 也与蒙古语“手腕, 前臂”baγuu 相联系。可见, 古人对于环状首饰的界定不甚清晰, 戒指、手镯、项圈等词汇均有互相借用的情况发生, 正如古代汉语中的“戒指”最初称为“指环”,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载“笞刑鬼侯, 取其指环”。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地区方言将“戒指”称为 sayalta, 今蒙古语把猎狗脖子上的项饰同样称为 sayalta, 可见戒指也与“套、环”相互联系而得名。

蒙古语 bülejeg、beljig 从“镯”指代“戒指”也经过了一段时间。在《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14 世纪佚名添加的蒙古语部分(甲篇)载, bilezüg 或 bilezük 有“环、圈”和“镯”^{[6](p.17)} 之意, 可见, 此时“镯”还未引申为“戒指”, 但至清代官修五体《清文鉴·饰用物件类》载有蒙古语“戒指”, 转写为 bülejeng, 即为现代蒙古语 bülejeg。

综上所述, 今蒙古语之“戒指”bülejeg、beljig 源于古代突厥语之“镯子”biləzük^{[7](p.77)}, 词源为古代突厥语“手腕”bilək; 蒙古语“戒指”bögeji 源于蒙古语“手腕, 前臂”baγuu。可见, bögeji、bülejeg、beljig 均源于对身体部位的认知。在中国古代“手镯”也称为“腕环”或“腕钏”, 亦根据其装饰的身体部位加之物品形状而命名。塔塔尔语中出现两种“戒指”名称(yzik 和 baldaq)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造

型的不同, 一种是镶嵌宝石的戒指, 另一种则是“一般的”即没有镶嵌工艺的戒圈。塔塔尔人对“一般的叫巴里达克”, 是指除了镶嵌珠宝以外的戒指, 由于 baldaq 在今突厥语族中作为“手镯”出现的情况远多于“戒指”, 可以说明古代突厥人的手镯很可能并没有任何形式的珠宝玉石镶嵌, 而是以单一的环状、圈状形式出现, 其“戒指”yzik 则多有镶嵌珠宝玉石。古代突厥人很早就戒指上镶嵌玉石(图 1), 因为他们相信戴着它能够避开闪电, “kimin bilə kax bolsa yaxın yakmas”(谁身边有玉石, 闪电触不了他)^{[2](第三卷P.18)}。从新疆出土的大量文物看, 突厥人热衷于把各种类型的珠宝镶嵌在金属制品上, 如在汉代新疆昭苏夏台墓葬(属于古代乌孙或塞种人之墓^[8])中已经发掘出镶嵌宝石的金戒指(图 2)^{[9](p.102)}, 工艺相当精湛。此戒指由焊珠工艺焊接的多组三角形装饰, 与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中出土的一枚突厥时期的金戒指^[10]的装饰形式基本相同。至清代, 蒙古人仍喜用此类型“三角形”焊珠做戒面的装饰。例如,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所藏清代蒙古人的镶红珊瑚银戒指(图 3)上也出现了这种装饰, 只是三角形焊珠组合数量明显减少。

从考古发现看, 早期蒙古人的戒指制作工艺的确较为简单, 多是环状造型, 例如, 元代敖汉旗五十家子出土的戒指(图 4)便是较为简单的环状造型。及至有镶嵌工艺的戒指出现, 蒙古语“戒指”一词并未对是否镶嵌宝石进行区分。而塔塔尔语“玉祖克”所指镶嵌宝石的戒指也可以说明, 古代突厥人戒指的镶嵌工艺相对成熟, 并被赋予了相应的名称。但蒙古人镶嵌宝石的戒指很快异军突起并影响了中原地区。扬之水《中国古代金银首饰》载: “女子戴戒指, 风气的流行始于宋(中略)自元以来, 戒面镶嵌宝石成为时尚, 明代此风尤炽。”^{[11](p.638)} 可见, 元代蒙古人镶嵌宝石的戒指推动了中国镶嵌类戒指的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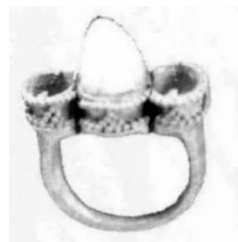


图 1 古代突厥人的戒指



图2 乌孙或塞种人的戒指



图3 清代蒙古人镶红珊瑚银戒指



图4 敖汉旗五十家子出土的元代戒指

综上所述,一个词语被其他民族吸收,往往是某个新事物的出现和被接纳的过程。词语的借用和装饰纹样的传承皆说明突厥和蒙古两个民族在首饰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二、蒙古人与突厥人的“耳饰”

今蒙古语中“耳环”有 *egemüg*^{[12](P.115)} 和 *suixə*^{[12](P.1684)} 两种说法。2015~2017年,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个旗县做田野调研时发现,*egemüg* 指环状的耳饰,多为金属材质的圈状;*suixə* 则一般指有坠子垂饰于下方的耳饰,坠子材质以松石、珊瑚为主。男性的耳饰用 *egemüg*,而不用 *suixə*。女性则两词兼用,只是根据造型的不同,说法也不同;未婚少女只佩戴 *egemüg*,已婚女性则没有限制。

内蒙古东部旗县妇女(主要是原科尔沁部)在旧时一只耳朵需佩戴三只耳饰,大抵是受到清代满族首饰文化的影响。但打耳洞的时间在内蒙古地区高度一致,都是在清明节前后。受访者对选择在清明打耳洞的认识也高度一致,即“不容易造成感染”。另外,并不是所有男性都会打耳洞,有一些男性在很小时便打了耳洞,其原因是家中得子不易,非常爱惜这个男孩,打耳洞的目的往往是“把他当女孩子养,鬼怪或不好的事情就不容易找上他了”(据多位耆老访谈内容整理得出)。可见,蒙古族耳饰具有其独特的民俗内涵。

(一) *suixə* 是蒙古语固有词语

元朝陈元亲《至元译语·珍宝门》载“环儿,掙哥”^{[13](P.9)},转音为 *süige*;明朝王鸣鹤《登坛必究·珍宝门》载“坠子,水克”^{[13](P.137)},转音为 *süike*。*süige* 和 *süike* 存在辅音 *g* 和 *k* 相互交替的现象,因此,*süige* 和 *süike* 是同一个词,今蒙古语读作 *suixə*。由于 *g*、*k*、*x* 同属于软腭音,只是爆发音(塞音)*g* 或 *k* 变为了擦音 *x*。清格尔泰先生也指出:“*k(x)* 与 *g* 分别处于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中,显示出它们是从一个音位分化演变来的。”^[14] 也就是说,*süige*、*süike*、*suixə* 实为同一个词,而“环儿,掙哥”和“坠子,水克”是互训的关系,说明 *suixə* 的形状既可以是“环儿”,也可以是“坠子”。鉴于《至元译语》中“环儿”和“钏儿”“钗儿”并列出现,同为首饰门类,又别于“钏儿”(镯子),所以断定《至元译语》所谓“环儿,掙哥”就是指“耳环”。

蒙古语 *suixə* 的词根是动词 *sui-*,意为“串,连”^{[12](P.1684)},《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14世纪佚名添加的蒙古语部分载有 *süi-*“穿(成串)”,并附例句 *süibe desündü muncaḡi*(把珠子用绳子穿成了串)。可见,基于耳饰佩戴需要耳孔与耳饰有互相串连的特点,*süi-* 转而被用来指代“耳饰”。在蒙古语动词变名词时,多是在原动词后加 *g* 或 *k* 构成新的名词。动词 *sui* 后加上 *g* 或 *k* 构成动名词,*süige* 或 *süike* 即属这一现象。在阿尔泰语系中,动词后加 *g* 或 *k* 变成名词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通过对词根 *sui* 的分析,说明指代耳饰的 *suixə* 一词是蒙古语的原生词语。《女真译语》载“耳坠,遂忽”,词根是 *sui-*,说明“耳环”*suixə* 是满-通古斯语族与蒙古语族的同源词语,也可能是在早期东胡时便有的词语。

冯恩学《黑水靺鞨的装饰品及渊源》(《华夏考古》2011年第2期)一文曾阐述黑水靺鞨A系列耳

饰(图5)的形制与蒙古人耳饰极为相似。《至元译语》和《华夷译语》皆未出现 *egemüg*, 但有“摔哥” *suixə* 的记载, 说明在 14 世纪以前的蒙古族社会对“摔哥” *suixə* 一词的认同较为广泛。清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一》载:“绥克, 即环也。金银为之, 以坠耳朵, 饰以珠子, 男女皆用之。”^{[15](P.530)} 此卷所述为准格尔部风俗, 准格尔部系卫拉特(清代泛指瓦剌)蒙古部落之一, 其语言是蒙古语。可见, 指代耳饰的 *suixə* 一词从元代至今一直被沿用。



图5 黑水靺鞨 A 系列耳饰

(二) 突厥语族耳饰借入蒙古语 *suixə*

在成书于 1071 ~ 1073 年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未发现 *suixə* 或以类似读音词指代“耳饰”的词, 但在今天突厥语族的少数民族中却广泛存在 *suixə* 这一读音。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耳饰的读音有 *sərba*、*səjkə*、*sərga*^{[4](PP.358-359)}, 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称“耳坠子”为 *zirə*^{[4](PP.358-359)}, *suixə* 和 *zirə* 存在辅音 *z* 和 *s* 互换的现象。从语音角度分析, 它们与蒙古语 *suixə* 为同一个词, 突厥语族之“耳环” *zirə*、*sirba*、*səjkə*、*sərga* 来源于蒙古语 *suixə*。不仅如此, 俄语“耳环” *Серьги* (*sergi*) 同样源于蒙古语 *suixə*, 说明蒙古语对周边民族语言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种影响与 13 世纪蒙古人的版图扩张有关。

除此之外, 宗教对于首饰词汇的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今塔塔尔族的耳饰除了源自蒙古语的 *sərba* 外, 还有 *alqa* 这一说法。《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二》“服物二”载:“阿勒喀, 即女人耳环也。以银及铜为之, 贵者用金, 上缀珠宝。”^{[15](P.539)} 此卷所载“回部”是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 该地为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所聚居, 清朝对该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多称“缠回”, 又称“回部”。*alqa* 源于阿拉伯语“耳环”, 其读音为 *alaqrat*。由于塔塔尔族长期信仰伊斯兰教,

其生活、习俗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 所以吸收了阿拉伯语当中的部分词汇。

有学者认为, 突厥语族“耳环” *zirə*、*sirba*、*səjkə*、*sərga* 来源于波斯语 *zar*^{[16](PP.1233-1234)}, 词义为“金”, 笔者认为这种推断不一定准确。

首先, 这一推断无法解释同样是金属制品的手镯、项链等品类为何没有被波斯语 *zar* 所指代, 而且手镯、项链的用金量远超耳饰。所以, 单纯从语音的比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其次, 波斯与突厥文化广泛交流的时间(618 ~ 907) 早于《突厥语大词典》的成书时间(1071 ~ 1073), 如果“耳环”一词源于波斯语, 何故此书中未有收录? 刘伯骥《中西文化交通小史》有专门篇章谈唐代“突厥与波斯”关系之密切。他指出:“唐代与西域大陆之交通关系, 籍西突厥(West Turk)之功甚大。西突厥者, 东起阿尔泰山(Altai), 西达伏尔加河(Volga River), 北自塔尔巴喀台(Tarbagatai), 南抵信度河(Indus), 几奄有中亚细亚之全部……且西突厥介于中国、东罗马、波斯, 与印度四大文化之间, 商业往来, 赖以沟通, 对于国际间贸易, 而为其介媒……文化思想, 亦辄尝依商道而为之转移。”^{[17](P.38)} 隋唐时期, 中国便与中亚、西亚有了密切往来, 突厥是至关重要的媒介。如果 *zirə*、*sirba*、*səjkə*、*sərga* 源于波斯语 *zar*, 那么在隋唐时期的文献中既有体现, 但在采录突厥语范围甚广的《突厥语大词典》中, “耳饰”的相关词汇中均未见此音。所以, 突厥语族“耳环” *zirə*、*sirba*、*səjkə*、*sərga* 并非来源于波斯语 *zar*, 而是源于蒙古语 *suixə*, 其词根为 *sui*。

另外, 在蒙古族传统民俗中有一种婚俗被称为 *öndegen sui*, 即“娃娃亲”或“指腹为婚”。双方家长在孩子尚在襁褓中时便提出联姻(也有孩子未出生时两方父母“指腹为婚”), 待到孩子成人时举办婚礼。*öndege*^{[1](P.271)} 即“蛋, 卵”, 这里指婴儿; *sui* 在这里便有“婚姻”的意味, 实则取了 *suixə* 一词“串, 连”的本意。

在更远的一些地区同样出现了 *suixə* 一词。19 世纪的卡拉卡尔帕克人(Karakalpak)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花刺子模绿洲地区(Khorezmian Uzbek)的妇女有一种传统耳饰, 这种耳饰除了左右耳饰外, 还在一对耳饰上横向挂连一条装饰物。这种耳饰被当地人称为 *halqaplı - sirg'a*^①(藏于乌兹别克斯坦 Nukus Museum Of Art, Savitsky 收藏系列)。

① 参见 <http://www.karakalpak.com/jewellery.html>。

无论 halqaph 为何种意思,可以肯定 sirg'a 即是中古蒙古语 süige, 前述《至元译语·珍宝门》载“环儿, 粹哥”。对于 halqaph 这一定语, 笔者认为, 可能与蒙古语 xolboy “连接”一词相关, 这样, halqaph - sirg'a 的意思便是“有连接的耳环”。今察哈尔、鄂尔多斯地区的传统蒙古族头饰中连接垂饰的部位也被称为 süigen - xolboy, 可译为“耳环的连接”, “süigen”为“耳环的”。可见, 从语音和遗存下来的传统首饰固定词汇都证明了 sirg'a 和 suixə 相互等同的关系。

(三) 蒙古语吸收突厥语 ökmək 及其原因

首先要说明的是, 笔者并不排除 ökmək 是蒙古语和突厥语共同词语的可能性, 但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蒙古语吸收突厥语 ökmək 一词的可能性更大。其次, 笔者所要阐明的“阿尔泰首饰”这一概念是多民族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

蒙古语之 egemüg 可能来源于古突厥语“耳环、耳坠”ökmək。ökmək 在突厥语中早已存在, 并被描述为女性专属, “(突厥) 妇女戴在耳朵上的金质或银质的耳环、耳坠子”^[2](第一卷P. 141)。《突厥语大词典》明确指出, “戴耳环”为 ekemükländi^[2](第一卷P. 355), 也是由 ökmək 一词演化而来。对 ökmək 一词, 《突厥语大词典》明确指出此词由动名词而来, 但正如 suixə 一词源于动作“串、连”, 如果一个名词由动词或者动名词而来, 那么这个词是其固有词汇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强了。因为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分析, 人类交流时往往对动作即“做什么”更有表达的需求, 很多名词词汇都是由动词演变而来。上述原因使得笔者更倾向于 ökmək 是突厥语中的固有词, 但是 ökmək 并没有在今中国境内的突厥语族词语中作为首饰词汇存留, 却在蒙古语中保留下来。不管其在突厥语中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但至少说明蒙古人在与突厥人的早期接触中已经吸收了 egemüg 一词。

古代突厥族妇女佩戴的耳环因造型不同, 相应的称谓也不同。除了 ökmək 外, 还有一种被称为 küpə^[2](第三卷P. 212) 的耳环。其时样(当时的样式) 虽然未有详述, 但可从 küpə yarī 一物上找到答案。突厥人有一种“带链条的铠甲、铁衣”^[3], 被称为 küpə yarī, 类似于“锁子甲”或“环锁铠”, 是由小铁环套成链条再上下左右相连编结而成的铠甲。不难想象, küpə 这种耳饰的连接方式应与此类似。今土耳其语中“耳环”为 küpeler, 可见其是由古代突厥语 küpə 而来。其传统样式与古代突厥“锁子

甲”的形制相同, 上端是一个较大的金属牌, 下端用金属与几个小金属牌环相连。阿塞拜疆语中“耳环”为 küləkər, 也源自古代突厥语 küpə, 其造型也以金属链条挂链为主要特点。可见, 就首饰而言, 词语的选择是依据首饰时样而定的。

笔者以为, 蒙古语中固有的表示“耳饰”的词语 suixə, 其最初的形制为“环儿”形, 佩戴者可以是男性, 也可以是女性。随着蒙古人耳饰式样的进一步发展, 诸如传世元代皇后像中的花叶式耳环, 叶下系缀着很长的珠璁, 最初用“环儿”且男女通用的指代耳饰的词 suixə 逐渐被用于指代女性夸张的耳饰, 词源最初指向“环儿”的特点被掩盖。由于突厥族耳饰以造型特点细分的词较多, 所以突厥妇女的耳饰 ökmək 仍保留着其“环状”特点, 继而由蒙古人借指最初的环状耳饰。

如上文所述, “粹哥” suixə 对应“环儿”, 说明了耳饰的最初样式。无独有偶, 在拉丁语中“耳环”所对应的词语 ānulus、orbis、corōna、g̃ r̃ us^[19](P. 142) 都与“环”之意相对, 说明圈状耳饰是人类早期耳饰最为普遍的样式, 元代出土的考古文物就多有环状的耳饰, 例如《敖汉旗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窖藏》一文中提及的“最大径2.3厘米”的椭圆形环状金耳环(图6)^[20]、《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中记录的两枚耳环(图7)^[21], 突厥族耳饰也以环状为主, 如毗伽可汗宝藏中发现的金耳环(图8)。

清代《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绥克, 即环也。金银为之, 以坠耳朵, 饰以珠子, 男女皆用之。”说明元代所谓“粹哥”不仅指女性的耳饰, 男性的耳饰名称亦同。从元代皇帝画像中可以了解到“金银为之, 以坠耳朵, 饰以珠子”的具体样式。如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1265~1307)、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04~1332)都是此种耳饰,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作于至正十七年, 即1280年)中元世祖左耳垂挂的耳环正是环状, 且末端垂饰一珍珠。可见, 元代蒙古男性佩戴的“粹哥”样式也是如此。

蒙元时期男性耳饰与古代突厥人耳饰的造型基本一致。这一点从元代蒙古族男性的耳饰与突厥石人(墓前殉葬品)耳饰造型的对比可以得到证实。如, 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塔里亚特苏木达达嘎发现的突厥石人(图9)、蒙古国后杭爱省伊和塔米尔苏木巴彦查干突厥石人(图10)、蒙古国巴彦乌列

盖省博物馆所藏突厥石人(图11)^①均为男性,所属年代在公元6~9世纪之间,他们左右两耳皆佩戴有耳饰,其耳环造型都是上端为环状结构,下端饰有一颗珠子状的垂饰,与留世的元代皇帝半身像上蒙古男性所佩戴的耳环式样一致。虽然突厥人与蒙古人所留的发髻、服饰造型完全不同,但其耳饰却是一致的。又如上文所析, *ökmäk* (*egemüg*) 一词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为同源词,可见,历史上蒙古人和突厥人的耳饰文化有过交流与融合。



图6 敖汉旗元代金银器窖藏金耳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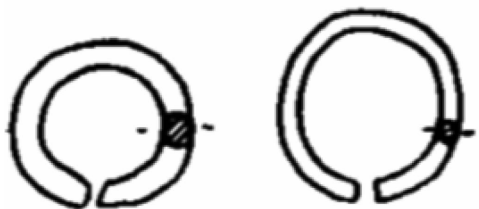


图7 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中的耳环



图8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金耳环



图9 蒙古国后杭爱省塔里亚特苏木达达嘎突厥石人



图10 蒙古国后杭爱省伊和塔米尔苏木巴彦查干突厥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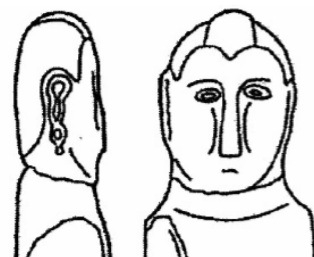


图11 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博物馆藏突厥石人

结语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文化交流非常广泛。游牧生活方式使其生产生活工具有别于农耕社会,首饰作为蒙古族穿戴的品类之一,又深具精神生活的物化意义。对蒙古语和突厥语中首饰词语进行比较研究,显然具有语言发生学和文化发生学意义。若从单一语境出发,较难发现蒙古人首饰文化的演变,若与古代蒙古人接触甚密的突厥人语言相比较,则有所收获。突厥人曾是贯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枢纽,波斯、阿拉伯文化多由西向东先传入突厥地区,继而被蒙古人接受;蒙古语随着蒙元时期版图的扩张其影响力实现了最大化。自古以来,蒙古人与突厥人首饰词语和造型具有甚多共性,推及“阿尔泰语系”内的首饰词汇和造型亦同。蒙古族与突厥族首饰词语的相关性和造型的相似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相似的审美文化,加之“草原丝绸之路”的粘合作用,最终使其首饰文化具有了内在的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应该同属于“阿尔泰首饰”文化圈。在这一首饰文化圈内的首饰类别不仅是戒指和耳饰,推及他类首饰也同样可以得到与本文所述相同的结论,即造型或词语,或两者兼之,都存在极大的共性。“阿尔泰首饰”文化圈

① 图9、图10、图11 参见德力格尔其其格硕士论文《蒙古国的突厥石人研究》,内蒙古大学,2015年。

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蒙古族首饰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蒙汉词典[Z].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卷)[Z].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3] 明伟. 塔塔尔族的风俗习惯[J]. 中国民族教育,2008,(11).
[4] 陈宗振. 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Z].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5] 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6] 保朝鲁. 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Z].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秘书处. 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1982.
[8]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 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J]. 文物,1962,(8).
[9] 李肖冰. 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民族出版社,1995.
[10] 阿·敖其尔,勒·额尔敦宝力道. 蒙古国布尔干省巴

彦诺尔突厥壁画墓发掘[J]. 草原文物,2014,(1).
[11] 扬之水.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卷二)[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12] 斯钦朝克图. 蒙古语词根词典[Z].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13] 贾敬颜,朱凤合. 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14] 清格尔泰. 蒙古语塞音 q、k 的历史演变[J]. 民族语文,1985,(3).
[15] 钟兴麟,等. 西域图志校注[Z].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16]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 波斯语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7] 刘伯骥.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第三版)[M]. 台北:正中书局,1974.
[18] 王德怀,阿布都外力·克热木. 中国突厥语言文化研究新论[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19]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柯林斯拉丁语-英语双向词典[Z].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20] 敖汉旗博物馆. 敖汉旗发现的元代金银器窖藏[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
[21]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 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2).

(责任编辑 李静丽)

Study on the Mongolian and Turkic Jewelry in the Prairie Silk Road ——Taking the Ring and Earrings as Example

Husel

(School of Ar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feng College,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on the Prairie Silk Road have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exchang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nomadic lifestyle makes its production and living tools different from farming societies, jewelry, as one of the Mongolian - wearing categories, has a materialized meaning of spiritual lif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urkic jewellery words and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styling are based on the similar aesthetic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grassland nomads, in addition, the adhesion of the Prairie Silk Road has finally made its jewelry culture have an internal commonality. In this sense, they should belong to the Altai jewelry cultural circle.

[Key words] Ring; Earrings; Mongolian Language; Turkic Language; Study of Occurrence